

黃金潮

徐昌霖 著

五幕喜劇

大陸出版公司印行



黄金潮

徐昌霖著

黃 金 潮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發行人 胡 靜 如

著 作 人 徐 昌 霖

出版者 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

上海 四川路二二三號

西安 崇禮路東一新城坊19號

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印刷者 維新印刷公司

海寧路五九〇弄四一七號

電話四四一九九・四四一九〇

本劇故事人物皆係臆構，請讀者
勿捕風捉影，徒費時索隱為幸。

作者 白

（作者通訊處「上海山海關路安順里三十三號」，任何團體上演本劇
必須取得作者同意，否則依法起訴）

總人物表

楊千駒——一位飽經世故的中年男子。

楊太太——一位頭腦舊打扮新的婦女。

沈琴——一位漂亮的小姐。

趙棟材——一位老實人。

章正平——一位大律師。

紫陽山人——一位江湖上的「哲學家」。

方自強——一個黃金美鈔，甚至人肉擔客。

金寶——祇認錢不認人的一種人，旅館茶役。

六姑娘——一個神女。

景：五幕同在旅社的一個房間內。

第一幕

重慶

一九四四，秋。

這是重慶下城一帶××旅館內的一間普通房間，傢俱破舊，窗上的玻璃也不全，透過窗戶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走道對過的那兩個房間，同時那兩扉房門邊掛着的兩塊招牌也看得很清楚，一塊寫着「章正平大律師事務所」，另一塊是「紫陽山人寓此，相者請入」。

約莫下午三四點鐘左右，房間內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，那是舊旅客剛走新客人尚未搬進。

須臾，通道上傳來一男一女的聲音：——

女 茶房！茶房！

男 茶房！

女 茶房——

（外邊並無茶房的應聲，一會兒，門開，楊千駒和楊太太推門進來，他們兩人抬着一只不很小的箱子。這對夫婦衣衫襤褸，面容憔悴，週身風塵僕僕。）

太 茶房！

楊 算了，一切都自己動手吧，這大旅館的茶房咱們沒有法兒喊動。

太 真是到了鬼地方了。

楊 誰叫咱們逃難呢？

太 我是不想逃，都是你……

楊 要不逃咱們此刻恐怕都死在桂林城裏了。（金寶上）

金 先生，房錢。

楊 多少？

金 八百一天，先付五天。

楊 （指壁上）這價目表上不是寫着每日房金四百嗎？

金 還有四百是伙食錢。

太 我們不在旅館裏搭伙食。

金 吃不吃隨你，可是伙食費得付，這是規矩。

楊 旅館那有強迫客人搭伙食的道理。

金 重慶那家旅館都一樣，不信你們可以到別家去試試。

楊（取錢）好，拿去……

金 這兒才八百。

楊 怎麼？

金 請先付五天的，不然……

楊 爲什麼？

金（四顧）先生，請不要見氣，你們一無行李舖蓋，二無……

太 我們是逃難到這兒的呀！

金 我知道，不瞞太太說，要不是看着兩位昨晚在門口走廊上坐了一夜實在可憐，這房間我早就讓給別的客人了。可我想兩位究竟是逃難到此的同胞，所以……

楊 謝謝你啊，（掏錢）拿去，一共四千。

金 好。

楊 茶房，我們一塊兒逃難出來的還有兩個人，你想法再給我們加一個舖行不行？

金 行，加一個舖每晚四百，加一床舖蓋每晚兩百。

楊 這……

太 我看，那麼等趙先生和沈小姐她們兩個回來再說吧！

（金寶向她們投了一個冷眼，下）

太（怨他）我看你自己泥菩薩下水，自身難保，還有閒功夫管他們。

楊 不是這麼說的，大家都是二路共患難出來的，再說趙先生和沈小姐人都不壞，不說別的，要是沒有趙先生一路上替你背這只箱子，妳現在簡直連替換的衣服都沒有，這口箱子妳一路上不是丟過三次嗎？

太 趙先生人是不壞。

楊 天下那兒去找這麼好的老實人哦！人家自己的東西丟得精光，人家以前又不認識咱們，逃難的路上偶然碰在一起，在患難中才真正分出好人與壞人。

太 趙先生這一路上對咱們的照應是不少，可是那位沈小姐對我們簡直是累贅。一路上一天到晚哭，哭，哭，心都給她哭煩了。

楊 她的爸爸媽媽從火車頂上摔下來當場跌死，妳是親眼看見的，沈小姐孤苦伶仃一個人幾次要尋短見，妳忍心見死不救？

太 唉！冤孽！冤孽！我們這一輩子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，這輩子要受這些磨折。

楊 能逃到重慶，已經算幸運的了？

太 可是以後的日子又怎麼過？

楊 唉！這我簡直連想都不敢想。趙先生一個人好辦，可以仍舊找公務員當。沈小姐打算還是繼續唸書，可以到戰區流亡學生指導會去登記，他們倆一早便出門辦自己的事情去了。可是我們今夜的日子，我真不知道怎麼打算才好。

太 千駒！

楊 嗯？

太 你身邊還有多少錢啦？

楊 剛才付了四千房錢之後祇剩兩千零幾十塊錢了。

太 這……這怎麼得了哦……（傷心的哭起來）……到是教我一路上給日本飛機炸死，給汽

車輾死倒還乾淨痛快些，省得活在這兒受罪。

楊 不用哭，哭有什麼用呢？

太 ……………

楊 昨天一到這兒我就給自強做事的銀行去了信，要他馬上來看我們，自強來重慶已經快三年了，這兒的情形他一定很熟悉，等他來了咱們跟他商量商量。

太 （擦乾眼淚）自強以前在上海我們店裏當跑街的時候你待他不錯，現在咱們落難到重慶，他總不能不替咱們想辦法。

楊 不過現在的人心也很難說。

（這時房門口忽然出現一位不速之客，頭帶瓜皮帽，身穿馬褂，道豪岸然）

人 （滿腔江湖味）兩位莫非逃難來此！

太 咦？奇怪！

人 貴客不必開口，祇須行走三步便知出身高下，請升！

楊 （對太太）哦，原來是個看相的。

（楊氏夫婦一時爲來者江湖神術所惑，不知不覺莫名其妙地走了三步）

人 好，好，這位先生熊腰虎步，這位太太龍身鶴足，兩位氣度非凡，骨局出奇，定是貴人落難。不是恭維兩位，兩位出身大富之家，積祖先之餘蔭，過去不是大官便是富商，兩位看我說對了沒有？

（楊氏夫婦互相看了一眼，不知可否，應付地點了點頭）

人 對了。大富大貴之相在我眼下是決不會錯過的。貴客請抬頭。

楊 （照做）……

人 啊呀！先生眼堂四週有一圈黑氣……

太 昨晚剛來到重慶，找不到房間，一夜沒有睡。

人 不，他這一圈黑氣恐怕漂渺眼框和印堂之間已非一日，最近這幾個月，不怕兩位見怪，破財丟官在所難免。

太 不用提了，我們在桂林的家財產業都丟得精光。

人 所以說呀，我的話不會有半點錯的。

太 過去到是說得不錯，不過，看相先生，你看我們今後……

人 今後？好，貴客再請抬頭，讓我再仔細一相。

楊 （不理）……

人 請抬頭！

太 千駒，讓他看一看，聽聽我們今後運氣如何，剛才他的話到說得還靈。

楊 (在太太慫恿下，抬頭)

人 (大驚小怪地) 恭喜，恭喜二位！

太 怎麼？

人 這團黑氣是往上昇，這就好了，要是往下降，那就糟了，今後不但喪財，而且恐怕，不怕二位多心，恐怕性命難保。

太 現在不要緊？

人 現在絕對不要緊，黑氣是在往上昇，這幾個月的晦氣就要過去了，晦氣一過去，所謂陰去陽來，陽盛陰衰，貴客接着就要大轉鴻運。

太 真的？

人 當然是真的，我紫陽山人一向是鐵口，重慶城裏人人都知道。

太 那麼依你看他今後走那一方面最發達呢？

人 這個……讓我來替他拆個字。

楊 拆字？

人 我紫陽山人拆的可不是馬路上拆字先生的字，那是做死了一百〇八個字騙騙人的，我拆的是活字，隨貴客的心意寫出一個字，我便可以從中指點今後的路途。拿筆墨紙硯來！

太太 桌子上有！（走到桌旁，並從抽屜裏找出一張紙）

人 好，請貴客隨意寫一字。

楊 這……

太太 寫吧！

人 請隨心所至，拿起筆一揮便成。

（楊拿起筆，想了一下，在紙上寫了一個「拿」字）

人 「拿」！問官不利，問財大吉。

楊 怎麼解？

人 「拿」字上面是個「人」字，做官的話，你看，始終上面有「人」壓住，沒有出頭之日。「拿」字下面是個「手」字，一輩子當「人」下手，飛黃騰達不知何年何月，所以做官不利。

太太 做生意呢？

人 做生意可是順當極了，「拿」字上面的人字下面加上王字成爲「全」字，十全十美之謂也，「全」字再添兩點爲「金」，金爲萬財之冠，跟着下面是個「手」字，所以求「金」是十全十美，手到擒拿，十拿九穩，萬無一失。

太太 真的？

人 當然，不過單靠丈夫的運好沒有用，還要太太的運來配，現在我再看一看太太的運如

何？太太也請寫一個字。

太 我……我……

人 沒有關係，請隨意寫。先生的大富大貴一大半要靠太太的幫夫運。

太 我……我……

人 不要慌，隨意寫，隨心所欲隨筆所至，道理自在其中。

太 我……我……我寫不來字，怎麼辦？

人 哦！那麼請先生代寫也可以。

太 也可以嗎？

人 當然可以，這叫妻隨夫意，夫滿妻願。

太 千駒，那麼，你給我代寫吧，我替你磨墨。

人 對。

楊 好。（拿起筆，看見太太在磨墨，便順手寫了一個「墨」字）

人 「墨」！「墨」字上面是一畝田，田是好東西，不過田想肥先要看有水土沒有。（一看之後）呀！好極了，「墨」字中間是個「土」字，下面又是個「土」字，兩個土字中間是四點，土是重重疊疊，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，你這畝田太肥了，「春耕夏完糧，秋收穀滿倉」一年四季中就是夏季不利。

太 夏天正遭兵災。

人 一過夏季完了糧就好了，跟着就是秋收穀滿倉。

太 現在立秋早過了你說我們爲什麼還這麼倒霉？

人 不要急，秋分一過還有白露寒露，現在離「立冬」還有廿多天，「立冬」之前保險兩位一定大展鴻圖，本山人有話在先，到那個時候兩位可別忘了我這個看相拆字的哦。

太 那自然，要是真的應驗了，一定好好的謝你。

（房門口出現一個西裝穿得極爲整齊的中年男子，用一種甯靜低沉的嗓子喊——：

章 哲學家！

人 啊？

章 客，你房裏有客。

人 哦，（對楊）對不住，我房間裏有看客坐着等我，回頭有空我再過來替兩位細談局部。

楊 好，你請吧！

人 章大律師，謝謝你。哦，對了，我跟你們介紹一下，這位就是在你們對門的章正平大律師。

楊 哦，章律師！

人 這位是……尊姓？

楊 敝姓楊！

人 哦，這位是楊先生，那位是楊太太。都是剛逃難到此。章律師楊先生，你們談談，我

回頭就過來。

楊 章律師請進來坐坐。

章 不要客氣。

太 請坐。

章 謝謝！楊先生楊太太是從……

楊 桂林逃出來。

章 桂林方面我有不少朋友，到此刻連一點訊兒都沒有，不知道實際的情況……

楊 實際的情況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：「亂」！

章 唉，真是太不幸了。楊先生在桂林一向是……

楊 辦廠。

章 好極了，是……

楊 紗廠。

章 民族工業！

楊 談不上，規模很小。

章 不管怎麼樣，對國家生產總有幫助。

楊 可惜的是現在什麼都完了。

太 原來我們在上海是辦銀樓的。

楊 上海淪陷以後日本人的氣實在受不過，於是我就把上海的生意收了來到內地，既然來到內地參加抗戰，我的意思總是要做一點與國家有益的事。

章 辦紗廠再理想沒有。

楊 可是沒有想到……

太 真是倒楣透了。要是還是開銀樓就是逃難帶起來也方便，損失也不會太大，又大又笨的廠簡直一點牛財也搬不出來。

章 不過金銀珠寶生意到底是投機，辦廠是正常的。

楊 唉！此句什麼都不用了（悲）！

章 那麼這次到重慶以後打算……

楊 我簡直不知做些什麼好。

章 最理想還是設法仍在廠方面發展。

太 算囉，以後死也不再辦什麼廠了。

章 那麼……

太 要就做旁的生意。

章 做生意？此地做生意全靠投機鑽營，官商勾結，老實說這些都是不合法的。

楊 章律師的話是對的，可是要不怎麼活呢？

太 剛才對面那位紫陽山人替我們拆字，也說我們求官不吉謀財大利。